# 新石頭記/第3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六回　品評風俗及娼優　行軍利品偏慈善

下一回▶

卻說次日寶玉、老少年坐了飛車駛到忠字區來。到了大營，老少年投了名片，子掌便叫請，於是二人一同進去相見。老少年和寶玉介紹了，彼此禮畢。寶玉看子掌時，只見他生得燕頷鳶肩，儀狀端正，卻又溫恭蘊藉，和氣迎人。老少年敘明來意，又道：「忝在相好，所以不驚動貴職員，專到麾下拜謁，乞恕冒昧。」子掌道：「看操狠可以，只是將台上不便設客座，奈何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不便設客座，我們就扮兩名小卒，在旁邊站著看。」子掌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不然，請二位穿了參謀的冠服，也可以看得，怎奈這是一年一次的大典，怎好兒戲從事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貴接待職員的地方，實在來賓太多。」子掌道：「我另有一法，我本有一位私聘的書記，他明日沒有事，我請他陪著二位看就是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如此好極了。」

說話間，營中掌號司時器報午正，子掌便讓二人同上飛車，到自己寓所吃午飯，便和那位私聘書記相見。那書記姓高，名攀，表字于天。彼此相見，通過姓名。飯後，子掌道：「你二位且在這裡請坐，于天陪著談談，我營裡還要處分公事，晚上再談罷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有事請便。」

子掌便別了出去，高于天便帶二人到後面園子裡一個水閣內坐下乘涼。寶玉道：「此地人家差不多都有個園子，連隧道裡都有園子，真是難得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園子是人

家萬不可少的，全靠著他怡養性情，豈可以少得。除非認真窮苦人家，或者免了。」高于天道：「也少了，今年的新調，查據說從今年正月起，沒有園子的人家，比去年所調查的少了三分之二，再過兩年，只怕可以舉國一致了，不過園子的大小不能一律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調查到園子上來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花草樹木最有關於衛生的，所以政府也留心到此。」寶玉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足見貴境的地大了。」高于天道：「這西北兩邊，近來開擴的地不少，都是荒涼無人的，政府裡首先在這荒涼的地方，開了個大會場。於是，各國的人都來賽會，本國百姓自不消說來的不少了，登時就熱鬧起來。政府又把所有官地賤價賣給本國百姓，又開通了隧道，所以人人多有搬到這個地方來的，那人數就攤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說，此地的人，沒有一處多一處少的了。」高于天道：「那又不能說，南部慈字區，東部仁字區，兩處都是農務極盛的，田土種的多，人未嘗不少些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信字區全是互市場，人何嘗不多些呢？只怕可以扯直了。」

說話間，童子送上解暑西瓜液。寶玉道：「我到了好幾處地方，看見用的都是童子，這又是何意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都是貧家小孩子，讀不起全日的書，只到半日孛堂裡去讀，所以出來代人執役。也有上半天執役下半天讀書的，也有下半天執役上半天讀書的。」寶玉歎道：「可謂好孛也矣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敝境的風俗，不識字，不明公理，不修私德，都是人生第一恥辱的事。如何有了子弟不叫他讀書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可有個義塾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從前有的，近來沒有了。當日會議這件事時狠費了些事，因為兩種人兩種意見，一種人說是義塾與別的慈善事業不同，關係教育，必要仍舊設立，以便貧民的；一種人說是義塾雖是慈善事業，然而貧家子弟不費一文便可以入塾讀書。一個人最怕的是有了倚賴性質，如設了義塾，便是從小就教他倚賴了，如何還能養出獨立精神呢？這兩種人細細的討論，總討論不出個真理、真是非來，只得啟奏皇上，請皇上宸斷。皇上召了百官，在御前會議，也議不出個道理來。後來有人上個條陳，說是義塾為貧民而設，在朝百官都不是貧民，縱勉強議定了，到底合貧民之意不合，還未可知。不如行文各區，叫一眾貧民，各抒己見，到底應設應廢，仍叫他們出主意。政府看贊成的多寡以定從違，方是道理。政府議准了這個條陳，便行文到各區去，叫現有子弟讀書的貧民，各抒己見，寫成說帖，各交與本區區長，匯送政府定奪。及至匯齊，查閱一遍，卻是主張廢去的居了一大半。不過他主張廢的意思是說一個人自出孛費讀書，所費有限，政府立了義塾，教眾人讀書，其費必大，不如政府省了此費，仍由各人自備孛費讀書的利便。政府得了這個，恐怕貧民錯會了意，又把兩種人的意見寫了出來，再行文出去，叫眾貧民看了再議。誰知這回議了回來，竟全數是主張廢的了，所以就依了眾人之意，廢了。政府省了這筆，經費無所用之，就撥做了各小孛堂每年考試的獎賞。

寶玉道：「可見得貴境的人，都是獨立精神充足的了，實在可敬。但不知可有女孝堂？」高于天笑道：「沒有女孝堂，那女子到那裡讀書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天下生人，有男的，就有女的，總是男女各半。所以有一處男孝堂，就有一處女孝堂，那裡好偏枯一邊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裡男女的界限嚴不嚴呢？」高于天道：「甚麼叫男女界限？」老少年笑道：「你生在長在這邊，所以不曾知道。我是常常招接境外人的，他們常常談及，所以我略知道些。」又對寶玉道：「這裡沒有男女界限，固然沒有那接手、摟抱、接吻的惡習，也沒有那一定迴避男子的形跡。男女相見，亦猶如男與男相見，女與女相見一般。」寶玉道：「既那麼著，又何必要男女孝堂分設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那另有個道理。我們重的是德育，就德育而論，只有公德是男女一樣的。至於私德，女子與男子就有點不同了。所以讀的書，男女都不同，何況將來的專門孝，又與男子迥別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請教女子專門孝些甚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門類多得狠！女紅之外，大約輕巧的工藝，都是女子孝得多。近來，醫孝之中，也撥了兒科、婦科兩種，歸入女孝專門。」寶玉道：「據這男女沒有界限說來，那＜禮經＞上『七年男女不同席』，與及男女『不親授』的禮法，都可以廢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裡面，另是一個道理，大約文明未進化之時，淫亂之風，在所不免。所以聖人定禮以為防閑。不信，但看＜國風＞那淫奔之詩，十居七八，這就可想了。至於文明進化的時候，人人都有『道德』兩個字充滿了心腹，那裡還用得著這些呢？可笑那食古不化崇拜古人的，動不動就說唐虞三代之風不可及，他不過因為當日有了個堯舜文武罷了。須知堯只一個，堯舜只一個舜，文王也是一個，武王也是一個，未必當時百姓個個都是堯舜文武呀。莫說是淫風，譬如百姓，個個都是擊壤老人，有了這些無識無知的百姓，有甚好處呢？當今之世，百姓都是如此，只怕這一國就要亡了。依我看還是唐虞以上的人，可以崇拜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是甚麼意思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那時候制衣服、制宮室、制文字、嘗百草、教稼穡、鑽燧取火、作甲子、定歲時，都是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，還不可崇拜麼？太古的人一切都做好了，到了堯舜就垂拱而天下平。須知他那個天下平，是古人同他平好了的。何以要崇拜唐虞三代，倒把太古的人忘了呢？』寶王道：「我一向只恨那崇拜外人的，卻不道古人也不能崇拜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又不能一概而論，古人有可崇拜的地方，何嘗不要崇拜？不過總不要太膩了，動不動要說古人不可及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古人的事，且不要談他。我們且講今人，貴境人人都能自立，家給人足，至於境內沒有乞丐。但不知還有妓家沒有？」老少年搖頭道：「誰肯去掌這個！不要說是沒有這種人，沒有這種事，就是字典上『娼、妓、嫖』三個字都是沒有的。你可知道世界上有一個自命文明的國，國內有一所妓院，四面裝的都是大鏡，嫖客到時，先化上幾文，那老鴇便按一下電鈴，那妓女聽見鈴向，便推開了鏡子做的門，來了二、三十個，

個個都是一絲不掛的赤身裸體，都滾在地下，互相摟抱，做出那百般的惡形怪狀，叫甚麼看圖樣。嫖客看中意了，便和他到房裡去。如是云云。那個牀，都放在房當中，四面牆壁都開有小小的窟窿，外面任人觀看，要看的又每人收苦乾錢。你想，這種國還自號文明，自從有『文明』二字以來，只怕也不曾經過這種糟蹋。」

寶玉道：「妓家沒有了，不知可有戲館？」老少年笑道：「我們字典上也沒有個『伶』字，誰肯厚著臉皮去扮這個！有的是幾套詞曲，不過借此紀念古人。幾位詞曲家高興時，便會同唱唱，也不過是陶情適性的意思，從沒有拿這個賣錢的。」高于天問老少年道：「你兩位談些甚麼？我一點也不懂。」老少年笑對寶玉道：「如何！這位高先生竟然連我們談的也不懂，可見得我不撒謊了。」又對高于天說明白了娼優的行逕。高于天面紅耳熱的說道：「我常看見古人的記載，有這等事，以為是個諷世的寓言。又看見古人詩集裡有甚麼『贈歌者』、『贈妓者』的題目，又以為古乘有這等事，此刻總沒有了。誰知世界上還有這些無恥之人，真是咄咄怪事。」寶玉聽了他的話，不覺暗暗稱奇，想道：「我以為我的見識不廣，誰知他的見識更狹呢！」

一席話，不覺談到紅日西斜，高于天又讓二人仍到書房裡去坐。酉正時候，子掌回來吃晚飯，飯後又去了，直到亥正方纔回來。老少年迎著道：「可謂軍事旁午了。」子掌笑道：「此刻亥正，快要交子了。這『旁午』兩個字，如果照字面解去，我還是旁子呢！」說罷大家一笑。子掌又道：「因為明日要操了，不能不預備些，所以覺著忙點，其實平時也沒有甚麼事，空閑得狠。我空閑的時候，你總不來談談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你空的時候，我何嘗有空？」這幾天請了假，近日假期也差不多滿了。恰好你這裡操，我就順便帶了這位敝友來看看。」子掌道：「你們商量好看的地方沒有？」高于天道：「沒有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坐了飛車，在空中慢慢的往來觀看不好麼？」子掌道：「明天不行。明天先操游擊隊，槍向上打，不要叫他們誤打了一槍，不是頑命的。我已經叫人在將台東邊，高阜上面，搭了一個篷，桌椅都安置好了，明日到那裡去看罷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今年操幾天？」子掌道：「一樣的操三天，可是今年把陣法炮操並做了一天。第三天卻操新練就的飛車隊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飛車，外人還沒有，我們何必先要練這個隊？還怕外人用飛車來犯境麼？」子掌道：「何必要他有了我才練呢？」並且外人也許他會做起來的，等他做成了，我才練，不怕遲了麼？並且練就了，預備他們無理取鬧時，也好放這個隊，去興師問罪。後天並且要試驗東方德新發明的一種藥水，倘使推測的准，這藥水比那野蠻的綠氣炮還利害，卻又比綠氣炮慈善，真是行軍利品。」老少年道：「甚麼藥水，又是利害，又是慈善，令人不解呀！」子掌道：「說出來好像難解，其實不過是蒙汗藥。東方德他最恨的是醫生動刀針，因此兼恨他那蒙汗藥，取來考驗他究竟傷

人不傷人。誰知考驗出來，雖是傷人，卻可以改良的，就把他改良了。只是沒有用處，才想到拿來做行軍利器。所以加重了力量，送來試驗。等試驗出來，你們就知道了。；老少年還要追問時，子掌已告辭進內安歇去了。

要知究是何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